



朗斯敦·休士等著

黑人短篇小說選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I 712.45

17

黑人短篇小說選

美國 朗斯敦·休士等著

施 咸 榮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文 學
黑 人 短 篇 小 說 選

著 者 朗斯敦·休士等
譯 者 施 咸 榮

書號.034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4 $\frac{1}{2}$

字數.65 000 定價貳.73(52)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4 000 冊

1-4 000

定價 3 8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 發 行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中 和 印 刷 廠 製 版

上海淮安路七二七弄三〇號

聯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天潼路二四二弄二六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父與子、家鄉譯自 The Ways of White Folks, 1934.

高貴的土人譯自 Masses & Mainstream, 1948. 9.

一個星期五的早晨、聖誕老人是白人、坐電車譯自 Negro Stories, 1952.

內 容 提 要

『有色』民族在美國種族歧視的殘酷世界中所過的生活是極其悲慘的，他們非但在政治上得不到自由平等，就是生命也是朝不保夕。在長期艱苦的反壓迫鬥爭中，揭露白人的暴行，爭取民族解放，也就成了美國黑人文學的基本特點。這裏選譯的六個短篇反映出美國南部的莊園地主如何荒淫無恥，隨意侮辱黑人婦女，虐待黑人僕役，爲了不准親生的『混血兒』呼喊自己『爸爸』，不惜百般折磨，置之於死；一個優秀的黑人音樂家，回到家鄉後，因爲偶然和一個白種女人在月光下散步，就遭到拳打腳踢，並給私刑吊死在樹上；在這裏，作者們也通過了黑人小孩們所遇到的不公平，說明了散佈在美國每個角落的種族偏見的殘暴現象。

譯者前記

這個短篇小說集裏收集的主要是美國現代著名黑人作家朗斯敦·休士 (Langston Hughes) 的作品。休士是黑人無產階級文學的優秀代表，是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和詩人。他的作品以詩歌居多，但也有一些長篇和短篇小說，裏面主要的是描寫和反映美國黑種民族的現實生活。在他的作品中，健康的、進步的特點基本上佔着優勢，雖然他也有某些缺點，特別是在初期，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成分很濃厚，作品裏常帶有唯美主義的色彩，思想上，政治上有些不夠成熟。但蘇聯偉大的十月革命給了他很大的影響。他在一九三三年訪問了蘇聯，此後，他開始由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轉移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上，呼籲黑種民族應該跟一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團結起來，這樣才能永遠粉碎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枷鎖，使美國真正成爲美國人的美國，而且是『一切美國人』的美國，不分黑人與白人。在父與子裏，他首先提出了要求白種工人與黑種工人團結的號召，這可說是他

文學創作上一個很大的轉變。後來他在一本詩集的序言中曾這樣寫道：『在許多年的過程中……我找尋出路，後來我知道了蘇聯發生的事情，就很想到那裏去一次。現在，我想把這條通向自由的道路告訴我的民族，這條道路就是工人階級的團結。』

美國的『有色』民族約有一千五百萬人。他們在近兩百年中，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所過的生活都是極其悲慘的。他們在那個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的殘酷世界中，非但政治上得不到自由、平等，而且在野蠻的私刑裁判（Lynch）的威脅下，連生命都是朝不保夕的。因此，在鬥爭中的反對奴役迫害、爭取民族解放的美國黑人文學也就成了美國進步文學中一個主要的特點。進步的黑人文學的鬥爭、發展的道路是艱苦的；它非但遭受到反動當局的一種種無理迫害和阻撓，而且還要和本民族中被統治階級收買去的黑人資產階級文學如『尼加拉主義者』①、『哈萊姆學派』②、『黑人文藝復興派』③等作鬥爭，以求防止內部的

① 是一羣自由主義的黑人知識分子的自稱，他們雖也主張消滅種族歧視和要求社會、政治生活的自由、平等，但他們實際的企圖是想把黑種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導上改良主義的道路。

② 主張極端的自然主義，專門描寫哈萊姆區（紐約的黑人居住區）裏一異國情調的酒店與犯罪場所。

③ 主張『純藝術』，反對『傾向性』的社會題材的作品。

分化和墮落。而到今天，美帝國主義者更瘋狂了，它一方面努力向國外輸送『世界主義』思想，要求其他國家放棄獨立自主權；一方面在國內竭力散播『種族優越論』，要挑撥起白種民族和有色民族之間的仇視，以種種方法來割斷白種勞動者和黑種勞動者的階級聯繫，想以此來維持他們的反動政權並繼續奴役廣大的人民大眾。可是儘管如此，美國黑人的反抗情緒已越來越高漲了，尤其在目前和平運動的影響下，他們找到了那條走向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道路，知道怎樣和白種勞動者團結起來，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鬥爭。因此，進步的黑人文學也就成了整個和平民主陣營中不可分割的一環。

本書中父與子和家鄉選譯自一九三四出版的休士短篇小說集白人暴行錄 (The Ways of White Folks)；高貴的土人譯自美國進步雜誌羣衆與主流 (Masses & Mainstream)——一九四八年九月號，其他三個短篇都選譯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黑人短篇小說集 (Negro Stories)。

一九五四年一月於北京

目次

譯者前記

朗斯敦・休士：

父與子……………三

家鄉……………五

一個星期五的早晨……………七

克拉克：

聖誕老人是白人……………八

愛森堡：

坐電車……………九

奧福特：

高貴的土人……………一〇

黑人短篇小說選



父與子

一

湯姆斯·諾烏特上校站在他大房子的門口，向塵沙瀰漫的農莊大道眺望着。今天，他的小兒子回家來了。這時喬治亞正是暮春季節，清晨的空氣裏洋溢着陽光和土地的氣息，使這位老人特別感到年輕起來。培德回家來了。

二十年前，他生下培德。

可是這孩子並不是他真正的兒子，因為湯姆斯·諾烏特上校沒有真正的兒子——沒有一個白種的法定承繼人來承繼諾烏特的名字；這孩子是他的黑人情婦珂拉麗·路薇絲生的，她給他管着家，替他生孩子。

即使對他自己，諾烏特上校也決不會承認他現在是站在門口等着他『半黑』的兒子回

來。但事實上他是在這麼做。他很想知道知道這個孩子，在外面學校裏呆了這些年後，他變得怎麼樣了。至少有六七年的吧，在這段長時期內，他從來沒允許培德回過大房子農場一次。上校那時候曾經說過決不要再見他了。可是事實上他卻想見他——因為總而言之這孩子是他五個孩子中最漂亮、最聰明、最淘氣的一個，其他的孩子都怕他，他不但頂撞着他的黑人母親，而且還常跟他的白人父親鬧彆扭。這個又漂亮又淘氣，不論面貌舉止都像他父親的孩子培德，在十四歲時就給他父親送到學校裏去住讀了。現在他是個大學生（或者是喬治亞黑人心中所謂的大學生），這次回家來過暑假。

今天他的哥哥威廉被遣駕駛着新的福特車到車站去接他。十點鐘的火車現在總該到站了吧，上校站在門口這樣想着。不久汽車會在塵霧中從大道上疾駛回來，轉彎駛過前廊的白色高柱，一直駛到廚房門口的台階邊，珂拉將會在那裏歡迎她的兒子。

這樣想着，諾烏特上校走進屋去，放下了簾子，拉下了鈴索；這鈴索掛在那間寬大而黑暗的起居室的牆上。室內放着一些高貴而古舊的傢具，都是十九世紀末葉的東西，上面裝的是馬鬃坐墊。隔了一會，一個黑人老僕給上校送飲料進來。他的名字叫山姆，穿着一件樣子古老的總管外衣。

『我就要到書房裏去啦，別讓人來打擾我。』

『是，先生，』黑人僕人說。

『聽清楚沒有？』

『是，先生，』僕人說，他知道諾烏特上校一提到『書房』，他的意思就是不讓別人去打擾他。

上校走進了那個小房間，裏面放着他的圖書和文件，什麼文學的和商業的都有。他關上了門。他是故意這麼做的，爲的想使全屋的黑人都知道，他對他黑人兒子回家的這件事一點不感興趣。他想要在培德到達後的幾小時中都呆在書房裏。可是，當他伏在桌上瞅着他管賬員送來的那些賬單時，他的頭卻不斷地轉向那個臨着院子和大道的窗口，頻頻地望着，想看看是否有一輛汽車在塵霧中向這裏駛來。

約莫過了一個鐘點，外面喬治亞的陽光裏充滿了歡迎的呼聲，黑人響亮的、熱烈的叫喊聲笑聲和汽車的喇叭聲。這時上校將身子更靠近了賬簿——可是他的確曾把目光移動一下，看到了汽車經過時大道上陽光中飛揚着的塵沙。他又回想起許多年前那一天在馬房裏給他摸了一頓的那個皮膚棕色的孩子——這孩子現在已經長大了，正回家來。

他對那次揍他孩子的事老是有點慚愧，可是當時他的脾氣發作了。一天下午，他正陪着幾個城裏來的客人在參觀他的馬房，這個長得差不多像白人的孩子培德（媽的，還很像上校呢）從外面跑進來，走到他身旁叫了他一聲『爸爸』（他記得很清楚，就在客人面前）：『爸爸，媽說晚飯準備好了。』

上校就在客人面前一掌把他打倒在馬腳底下，以後還把他鎖在馬房裏狠狠地揍了一頓。這孩子得受點教訓，不讓他以後再叫他爸爸，當然更不讓他在城裏來的一些客人面前叫。

可是要教訓培德可不容易，上校這樣想着。問題是這孩子太聰明了。他還有一些別的不愉快的回憶：這個執拗的、皮膚象牙色的孩子老是在前院子裏玩，有時候甚至還跑着穿過大房子，雖然上校有過命令，叫珂拉麗的孩子和所有其他的黑人孩子都呆在後院子裏或者黑人的住所裏。可是小時候的培德就從來沒守過本分。

『媽的，真有點兒像我，』上校想，『好動得很。珂拉告訴我說，在學校裏他是班長，還是足球隊長……哼，在這些黑人大學裏，他們就這樣玩着足球浪費時間的……呃，不管怎樣，他總是個聰明的黑小子。他裏邊有我的血呢。』

上校又叫山姆端了些食物到書房裏。他裝作非常忙的樣子，使得這個帶着一肚子新聞的老黑人沒機會說話。他又裝作好像完全不知道那個孩子已經到了農莊了，或者即使知道，他也一點不感興趣，一點未加注意。

可是在傍晚時候，上校從桌旁站起來，走進會客室，拿起他的一頂舊草帽，漫步經過前門，走過寬闊的白柱子走廊，一直走到那條通『南莊』的大道上。他看到綠色棉花叢裏他那些黑人的棕色背脊，嗅到一陣陣經烈日晒了一整天的土地的氣息。他在一畝地的畦道上拐了個彎，走到小河邊，又順着一條小路走回家去，穿過一叢叢在黑奴住所外面遮蔭的胡桃樹，一直走到大房子的後門。

他還沒走近大房子，就老遠聽到黑人們爽朗的嘻笑聲。接着他可以看見在廚房的台階附近一小羣赤裸的黑臂和黑臉。珂拉正坐在院子裏的圓凳上，好像在洗做菓醬用的水果。那個年老的胖廚子李伏尼亞正站在走廊上剝荳，準備做晚飯。黑人們有坐在台階上和地上的，也有在附近站着的，這些人上校知道是沒有任何理由在這時候呆在這兒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看見上校走來，就慢慢地走開了，依舊回到驢廐裏或者他們本來在做的各種工作上去。

他也看見一個高大的青年站在這羣人的中間，穿着白色的運動長褲，黑白兩色的運動鞋和一件藍色的襯衣。他看上去很整齊，穿的也很好，跟白人一樣。上校知道這就是他的兒子，同時他身不由己地從頭到腳震顫了一下。隔着院子，他倆的目光碰到了。上校的眉毛一擰，肩膀一端，像受了侮辱似的。他的兩腮鼓了起來。他朝着他們走去，一邊想着他怎樣才能以白人的身分走過這一羣人。當然，那些黑人將會跟以往那樣表示尊敬和恐懼。他將僅僅向這個孩子——他的兒子——說句『晚上好，培德』，然後可能稍微等一下，看看他在自己進屋之前回答些什麼。

當他走近的時候，笑聲漸漸消逝了，談話中止了，空氣慢慢兒地靜了下來。一種奇特的、像鋼碰鋼般的僵硬氣氛開始凝聚起來，落在這個穿着黑白兩色鞋的黑孩子和老上校之間。他剛視察了農田和在那裏工作着的黑奴回來。

『晚上好，培德，』上校說。

『晚上好，湯姆上校，』孩子迅速地、禮貌地、差不多熱切地回答。然後，像個木偶給一根執拗的繩子拉着似的，他伸出手去。

上校瞅着他伸出來的那隻年輕結實、近乎白色的手，可是並沒握它。他抬起頭來，兩

眼盯着這個在他面前站着的孩子——他的兒子。孩子的目光並不避開。可是當這老人一聲不響地轉向台階走進屋去的時候，他棕色的皮膚漸漸變紅了。孩子的手垂了下來。一陣黑人的嗡嗡聲打破了沈寂。

這樣的事情發生於父與子之間。一旁坐在水桶裏洗梅子的母親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當她的手伸到水裏去拿梅子的時候，她覺得水很涼，因為她的手突然熱起來了。

二

坐在那裏洗梅子的珂拉麗·路薇絲做諾烏特上校的情婦已經三十年了。她住在大房子裏，照料着他的起居，替他生孩子，而且愛着他。在他這方面，他也覺得好像有點愛她。現在，他已經六十多歲了，要是沒有珂拉，他將沒法生活，但他自己當然不會覺得——自覺地。

和南方許多黑種婦女跟白種男人結合的歷史一樣，他倆剛開始結合時是沒有愛的，至少在他這方面沒有。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的動機只是色慾——或者說得好聽一點，是感情衝動。